春秋疑問

春秋疑問卷之七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敬嬴與公子遂謀見接于齊侯而請之爲謀此位也今弑赤而居其位可不稱即位乎特非天理人情之所安耳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宣公居喪未朞也前未見納幣于齊何公子遂

即如齊逆女三月遂即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耶蓋
遂於去秋雖見接于齊侯而請之然子赤齊出也
子赤被弑夫人大歸能必其無怨乎齊一受夫人
之怨赫然興師爲討宣公不得安其位矣是以敬
嬴與遂日夜爲謀思娶齊之女而追其討故宣公
今日即位公子遂明日即如齊逆女三月遂即以
夫人婦姜至自齊而喪娶與否皆所弗顧焉春秋
推見至隱直書其事于冊令後人讀之知嬖妾敬
嬴私事公子遂而以其子屬之也如此其相爲謀
殺世適兄弟逐主君夫人而立其子也如此又深

爲謀娶齊之女以結好定其子之位也如此而宣公居喪之不宜娶與遂之不宜爲宣公娶與齊女之不宜歸宣公之在喪者具見于書法之内是夫子春秋之筆非他人之所能修也

公子遂居公族之尊不宜爲宣公逆女且文之出姜亦遂所納幣者能無汗顔乎

此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書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傳云舍族尊夫人也非也同姓之卿不宜逆女然逆女猶可言也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可言也故並去其族以别嫌也

敬嬴以子貴爲國君母自然娶夫人婦春秋豈特稱婦姜二字以顯其罪嚴出姜何人也主母也子赤何人也主母之適子也公子遂何人也主父之叔父也私事主父之叔父謀弑主母之適子因遂主母而已居夫人之位則其罪其惡雖潛隱于公子遂得臣如齊之時而實顯露于子卒夫人姜氏歸齊之日矣何待至今日之謀娶齊女特稱婦姜二字以顯其罪耶

稱夫人婦姜而去其氏若罪夫人然夫人一女子耳何知罪齊侯耳齊侯不知子赤之自齊出也又

不知國女之不可嫁于居喪者也知有濟西之田
而已矣
公子翬爲桓弒隱即爲桓逆女以結齊援公子遂
爲宣弒赤即爲宣逆女以逭齊討其事同其惡同
夏季孫行父如齊
傳文極明
行父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豈不名大夫哉
而所爲若此只緣身家念重朱子所謂私意起而
反惑者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臨川吴氏曰河曲之戰至此八年矣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逐之也

放者屏諸四裔晉衛同姓近國放有罪于衛晉視衛爲鄙耶

公會齊侯于平州

前結婚好後歸濟西田方得此一會以定其位齊何足責哉獨怪秉禮之國其君以賄寶土地事人而得國其臣就中市恩而專權以取利不知名節爲何物耳

公子遂如齊

去年既見接于齊侯而請立今平州之會合宜復如齊以拜成也傳始終成就弒立之謀一語極勘得明白

請婚割地當時原有此約故前番如齊以逆女此番如齊以割田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此取非攻取之取乃我授而與之彼承而取之者也先人土地不思守而甘以與人為得國計曾宣其無人心哉

秋郲子來朝

郲子但知朝曾新君而不知此簒立之君之不宜朝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受宋賂而不討鄭謂晉不足與是也然曷以從楚乎又助楚以侵中國乎稱人于楚子之下而兩書侵陳侵宋蓋深罪鄭而且不與楚伯也

書侵蔡遂伐楚是與齊霸書侵陳遂侵宋不與楚霸兹可見春秋之情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此只宜就書法著其救陳之善毋究説到不救宋處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趙盾帥師救陳初無伐鄭之意宋與陳毒鄭深思報之而衛曹亦欣然來會同爲伐鄭之謀故春秋序其爵書會晉師于棐林伐鄭若曰趙盾方帥師來列國諸侯即會是師爲伐鄭之舉也此是據情直書其事非故抑趙盾之師于下謂臣疑于君不可爲訓之説也覩是冬一則伐鄭而不競于楚次年一則伐宋而托辭以逃則趙盾之情見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河曲之戰士會謂趙穿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則今日侵崇謂秦急崇可以爲求成計亦其狂不知事之言獨恨趙盾不能審而授之師爲此無故之侵耳若謂欲得兵權托於伐國以用衆恐狂奴當日未便有此心也但若此狂奴一與兵權卒難收取後來桃園之事實基于此耳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帥師原不是小事

晉人宋人伐鄭

同一伐鄭也前後褒貶不同何也家氏曰鄭背華

而即夷諸侯會晉而討之公也晉受宋賂而輔之
篡今復偕宋伐鄭私也蓋鄭可伐也爲宋而伐鄭
則不可也此斷得極明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
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去年鄭與楚子侵宋宋既爲棐林之役報之矣冬
又與晉人伐鄭遂致此役華元當國宜明大義以
諭止鄭師否則愼固封守使鄭不得犯焉可也乃
遽帥師出與之戰至于三軍大敗身且不免謂之
何哉故春秋不書歸生伐宋但書宋及以著華元

之罪

宋與鄭皆中國諸侯也因楚故自相殘使楚張盛

甚可恨哉

秦師伐晉

穿盾之情自是後事此但以無故之侵召有名之

伐責穿之妄爲謀盾之輕授師乃爲公斷耳敢問

高明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鄭背晉從楚正謂晉受宋賂以立賊也晉不知愧

猶爲宋報鄭可稱仗義執言之舉乎且趙盾亦非

眞欲伐鄭也受宋賂厚無奈其求故約與國一行耳觀其托辭而返則其情可見矣春秋書人書侵而不書伐煞有深意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盾專晉政二十年國內外知有盾不知有公公固修虐哉然實不堪其專欲殺之也盾私屬敢與公徒敵不復有臣禮矣是時非盾弒公則公殺盾勢固不兩立也穿盾之族子平日所最深信者承望其意以行弒盾初陽爲不知而既亦不討其罪非首惡而何春秋書曰趙盾弒其君誅其心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魯本不宜郊者郊牛口傷改卜又死乃不郊如不傷不死則郊矣不郊而猶三望是亦不可已矣乎故詳書以著其僭

楚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戎肆侵凌于中國則宜伐陸渾近在王畿未聞有所肆也楚執辭稱伐且至雒問周之鼎其横惡可

忍言哉故春秋斥子稱伐著其無王之罪

夏楚人侵鄭

鄭今背楚歸晉矣楚興師爲討春秋所不與也故書人而稱侵

秋赤狄侵齊

狄種非一書赤狄侵齊見中國無伯主非類之交侵也正氣弱邪氣侵固勢所必至哉

宋師圍曹

宋鮑身爲簒逆且逐武穆之族致曹之師乃不自反責恃衆強以圍曹故春秋特書以著其惡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莒郯二國相惡公爲平之是也然平無私也私郯昏姻之國而挾齊以强莒其能服其心乎莒人不肯宜自反也乃加伐以取其邑義安在哉春秋詳書其故葢著魯之失以戒後世之挾勢而徇利者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子公弒君之賊其惡易知歸生位上卿執大權不能鎭奸以遏其萌致爲邪謀所脅反撓而從之何取于大臣哉春秋書爲戎首戒大臣不能持正而附惡人者所以示國討之公明事君之義也夫子論由求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與此正相發

赤狄侵齊

赤狄又侵齊可以知齊之禦守矣可以傷中國之無伯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傳極明可誦

冬楚子伐鄭

鄭有弑君之賊中國不能討夷楚討之春秋書楚子伐鄭所以傷中國也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宣公以簒得國全賴齊侯之力故薦之貨賄獻之土田以定其位而不知卑屈適足以取侮安危榮辱係于齊君大夫嚬笑之頃若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婚其女强委禽焉而不能禦其何以自立于世故春書公如齊夏書公至自齊而秋即書齊高固

逆子叔姬之事是可爲長嘆息已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高固挾齊之勢逆子叔姬非敵也而公自爲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莫此爲甚故春秋特書之爲自卑取辱者之戒

叔孫得臣卒

公子遂如齊定弑立之謀得臣與之並使豈曰不知其事知而不救將焉用彼相哉特書其卒蓋使尚論者指爲公子遂之黨耳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據書法似罪高固叔姬併及齊然夫子之旨恐只

罪魯宣非禮得國為人所脅而婚而來辱朝廷羞

宗廟為可恨耳敢問高明

楚人伐鄭

楚兵凡三至鄭矣上書楚子伐鄭者許其討鄭之

賊也今賊之不討唯服鄭之為事故貶而稱人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背晉即楚者以鄭棄楚而事晉晉無以討其亂

又無以救其伐也晉不自反乃約衛孫免加兵焉

則前會諸侯以救陳者義安在哉故並斥名書侵

以著其罪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魯專事齊爲晉所疑衛欲爲晉致魯故遣良夫來盟此寀在魯宣不能自立致人之疑而卒受侮上

發揮

夏公會齊侯伐萊

齊欲伐萊公隨其役故稱公會而不稱公及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聽役于齊至于踰時始歸曾不思毒衆之可憫卒致怨咨感動天變曾豈可辭其責哉書公至自伐萊隨書大旱可爲萬世無故興師殃民動天者之戒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此承良夫之盟而就會者公唯知事齊不知事晉故往黑壤爲晉所止而不及盟但書公會者爲國諱也

魯君一不自立前年爲齊所止今年爲晉所止所

謂自侮而後人侮者書此可爲萬世戒

八年春公至自會

連書如齊至自齊今書公會至自會總見不能自立往來聽命于人再至受侮而不知恥耳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遣遂如齊不過明已往晉出于不得已實無懷貳之意耳

公子遂主謀弑立不知託孤寄命之大義區區使命之禮節似又不足責者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仲遂之卒適與有事于大廟相會魯侯不知禮之變故詳志之

仲遂逆賊本不宜卒但宣公恃之得位生而賜氏極加寵任則其死也偶遇廟事當盡卿卒不繹之禮耳

上書公子此改一仲字既見魯宣非禮賜氏之失而問其所爲賜氏故則遂之惡逆卒不宜書亦自見于言外此爲化工之筆

戊子夫人嬴氏薨

文十八年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此書夫人嬴氏薨

分明嬴氏是妾亦從其夫人也者夫人之耳

家氏曰哀姜淫亂與慶父同弒二君齊桓討而殺之僖於是尊其母成風爲夫人以配其父此僭也然非哀姜已終則僖亦未敢遽如此今敬嬴之事則異於是嬴以嬖妾私事襄仲弒子赤立宣公遂嫡母歸齊而已僭夫人之位出姜無罪爲賊臣悖妾所逐不得與哀姜同例嬴與其子弒君逐母僭號夫人亦不得與成風偶使遇齊桓則敬嬴襄仲皆當比而誅戮王室不競中國無伯得以肆行無忌孰知天道禍盈至是八年仲使齊死于路後八

日羸隕于魯與哀姜慶父先後卽誅其事相類但
有天討人刑之異耳
晉帥白狄伐秦
傳極明
楚人滅蕭蓼
傳亦明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日食既是大變當參十月之詩看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羸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
克葬

敬嬴一婦人耳私事奸權弒適君逐主母僭夫人號以國君養者八年惡甚宜誅而苟逃憲典今𦵏時始著天譴弗與安厝乃信恢恢之不漏也

論敬嬴宜遭此譴若論國制則𦵏時宜先修雨備

城平陽

廬陵李氏曰城平陽三傳俱無說豈非黑壤既歸魯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乎

楚師伐陳

陳以晉衛見侵棄楚而從晉楚又以爲討書師書伐蓋著夷楚之强傷中國之無伯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有母喪亦不忌而外出耶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無禮及也歲首即親往朝齊春王使來徵聘夏方遣大夫如京師事天子不如事大國之謹魯罪可知已

齊侯伐萊

此齊事也何以書七年嘗會齊伐故並志之耳

秋取根牟

此小國也何干於魯而取之是時征伐自大夫出

必大夫有所利而取之也故諱不言公耳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晉主夏盟乆矣成公繼業誠以大義倡天下其誰不服哉唯黑壤止會公公以賂免則今扈之會固宜陳之不至耳晉不自反責乃爲林父之師雖曰師出有名然不以德綏而唯以兵討則恐其未有成功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會事已終而身猶在危故不書卒于會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凌小伐喪至圍其國橫甚矣故書人示貶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加于鄭者屢矣今復以重兵至何堪此凌虐也晉師之救甚得恤患之禮故上書楚子伐以著夷之橫下書郤缺救以與晉之義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冶之失在不能婉諷諭以遏君之邪耳若目擊

淫泆之惡不憚殺身以極諫豈人所易能哉春秋稱國以殺正其君大夫之罪蓋所以深與之也後學毋苛責冶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宣公不一而往春秋不一而書蓋深著其自取侮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濟西我土地也何以在齊而歸曰歸我則必有所以取我者且曰歸我田則必有所以致其歸者我賂而彼取我順而彼歸其愧有不可勝言者矣夫

子書法之意專重在魯不在齊敢問高明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按家氏曰是歲至于弑君蓋五十餘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爲人所畏此辯得極有理乃知崔氏非崔杼也必其族屬素盛强爲高國所忌故因公卒而逐之奔衛後則有崔杼者復歸任政乃始行弑耳

崔氏是非崔杼不必論但據此書法一著齊惠寵

任崔氏之失一著崔氏恃寵凌人之非一著高國素忌崔氏不稍容於其君方殁之日也之過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往朝猶可言也奔喪不可言也魯宣事齊惠何一至此哉讀之令人愧赧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如此宣淫即閭巷小人亦所不為何身為國君而昏放若此斥臣以弑盖不獨討徵舒亦所以治平國也

六月宋師伐滕

自宋執嬰齊後滕已爲宋私屬今必欲稍自立故
宋圍之不已復加伐也稱師稱伐盖甚宋之惡非
滕眞有可伐之罪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魯宣不獨傾身於齊惠盖傾心於齊惠也故生事
死葬之以禮也如此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桓文之霸攘夷狄以安中國故夷狄有所畏而中
國有所恃晉襄以來日益不競而楚日益强大鄭
居其間莫適從今令卻缺繼趙盾爲政不敢犯荆

楚之舜不能討弑君之賊但率三國爭鄭而以討逆遺之使夷國挾仗義之名以風示天下則此之伐鄭何爲者哉故各書人以示貶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魯闕事天子之禮不可言定王始微示微聘之意仲孫蔑一往厚賄之今又命貴弟報聘不幾太褻哉故自此後不復書王命蓋甚傷之也而魯罪可知已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宣公篡立惴惴自保唯恐人間子亦之故也茲稱

兵于邾以取其地蓋欺晉伯之不振强齊之我援耳然下書公孫歸父如齊傳云伐邾故則晉之畏人亦太甚矣哉

大水

七年大旱在伐莱之後是秋大水在伐邾之後水旱固不虛生哉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如齊爲礽聘歸父如齊爲邾故不逾時二使相及以往凜凜稟命猶懼獲戾焉其何能自立哉

齊侯使國佐來聘

據魯使之殷勤似宜一答然喪戚之中其可亟行吉禮乎傳所責者是也

饑

入春秋百餘年魯未嘗書饑今大水之後書饑著宣公煩於事外國用無節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

楚子伐鄭

是時士會救鄭諸侯戍鄭夫子皆削不書獨書楚子伐鄭蓋明以伯與楚也所傷深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莊此盟將討夏徵舒也春秋所望者齊晉二大國齊方勤莒晉方會狄而討賊大義遺之楚莊雖欲不與其伯其可得乎故特書楚子於中國侯伯之上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莒何罪哉齊惡其不事己伐之魯承其命會伐之而且委兵柄於歸父是[illegible]舉動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不能攘狄則已矣乃往其地與會焉亦狄而已矣

書晉侯者著伯主之尊自褻於夷狄之道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弑君之賊人所宜討何謂夏與夷哉唯是夏不能討夷討之是爲可愧耳

稱楚人者衆辭也謂楚人猶能討賊不如諸夏之亡也

丁亥楚子入陳

討徵舒所以平陳也入陳不已過乎此傳有蹊田奪牛之說也然先殺而後入則猶知討賊之爲重

蓋勝于先入曹而後執曹伯者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孫寧儀行父與君宣淫君由以弒其罪不減徵舒唯時陳逐二子二子奔楚而楚入之故復納二子于陳耳使楚子但殺徵舒不入陳不納二子其伯不居桓文上哉唯若所爲乃稱楚莊耳然猶愈中國之不能討賊者故並列于桓文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以討賊葬書然所以討賊者在楚不在中國此爲可恨也

楚子圍鄭

入陳自是入圍鄭自是圍春秋據事直書初無末

減之說敢問高明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

績

晉以討陳大義遺楚已是失着及爲救鄭之師則

楚已服鄭矣而林父不能迎旆却從先縠之專制

將焉用彼帥哉故書及書戰書敗績著林父棄師

辱國之罪且見晉自此失伯使楚得專制於中國

而莫之禁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得陳鄭敗晉師遂深入無忌憑陵諸夏滅人之國故斥書楚子以著其横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同盟曰恤病討貳是已獨恨其不盟于楚未伐陳之先而自失討賊之大義也又恨其既盟之後不能自固而亂用是長也故雖書同盟而各稱人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伐陳失先後看其興衆也徒召釁於強楚耳若救

陳則白渝其盟矣故於宋稱伐而書師於衛稱救

而書人蓋兩罪之也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伐云者欲加之罪耳稱齊師甚其動大衆以虐小
也

夏楚子伐宋

楚方滅蕭以脅宋宋乃伐陳以怒楚楚有辭矣故
于楚而稱伐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先穀宜殺也獨恨不膏邲帥之鉞耳然主國者不能擇帥至爲敵國所窺今始議殺已晚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孔達爲衛社稷計非是若衛過聽其左計今殺之以說于晉非刑也故與以累上之辭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晉救鄭而敗于邲鄭遂即楚可伐也然當時小國唯強之適亦其勢然耳晉不自反自修復與爭鄭

之師故直稱晉侯以著其失

秋九月楚子圍宋

春秋內中國外夷狄此圍也責宋挑釁强楚是矣若楚去年伐今年圍其横暴可忍言哉書曰楚子圍宋固罪其所以致圍者亦斥其所以圍人者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魯宣德公子遂結齊侯以立巳也故事齊謹任公子遂及其子歸父深齊亦素信狎其父子也故歸父敢伉與齊侯會齊侯亦肯降尊與會焉而魯政

在大夫會宣與歸父盖亦俱忘其非禮也可慨已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子圍宋至今三時矣魯不能爲援又不能自守乃薦賄以求免焉其何以立國哉無怪楚氛之日盛而中國之日衰也

會齊會楚皆公孫歸父行魯政盖授之大夫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受楚圍至于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可謂效死勿去矣當時楚莊雖暴而有圖伯之心宋苟能以大義責楚楚未必不聽也不聽則終守死焉楚亦何

以霸天下哉華元見不出此乃吐情實以求平非
復前固守之意矣故春秋書人書及書平以罪宋
若楚固不足責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據左傳潞之惡在酆舒一人耳晉爲親故討此人
正之典刑撫安其國而還豈不稱義舉哉今大興
師旅滅其國而虜其君非義也故春秋詳書之冊
以著晉貪暴之罪

當時楚氛甚惡然其圍宋也能與宋人平晉以其
姊故興師討罪也乃滅潞氏以其君歸比事以書

晉惡蓋浮于楚矣此中國失霸而楚得主盟于中夏也

秦人伐晉

元年晉以侵崇故致秦之伐九年晉以白狄伐秦至今不相搆六七年矣茲秦之伐何爲哉非間晉略狄而乘其虛則執晉滅狄而聲其罪也書人書伐罪固兩分之矣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二伯王朝之上卿也王札子可專殺乎書之冊見王朝不能正其典所以不能令天下也

秋螽

六七年來書大旱書大水書饑書螽不一而足今又書螽災戾蓋亦頻仍矣在官在民能無匱乏乎而言利剋民之議且自此起此春秋之所以謹書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此大夫與大夫會與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同即以公事會然大非政體也

初稅畝

什一中正之法三代所共守者宣公以篡得國不

能修德以弭災唯知奉賂以結好致國空虛乃廢定制改為稅畝之法使萬世而下不復蒙世業而困重斂皆其作俑之罪也魯國空虛大半費在事齊事晉上以後却為故事所以愈加稅而愈不足

冬蝝生

蝝生于螽之後災無已時矣書

饑

稅斂繁重螽蝝為災而歳且薦饑民奈何為生哉五年之間而再書饑所以重傷民困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假討賊以滅潞氏已爲虐矣況興師不已盡滅甲氏及留吁乎經書人書滅書及深罪晉之不仁也

夏成周宣榭火

周宣赫然中興尚於榭存其迹今一旦被火非獨宣之盛不可得而見而宣之迹亦煨燼而無遺矣書此蓋深致痛也

秋郯伯姬來歸

按左傳出也然有被罪而出者有無罪而遭出者總之則人倫之不幸也內女不幸故書之冊

冬大有年

記異也然此時此民亦頼有此耳勝於復書饑矣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楚許昭公楚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志同欲也非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是同盟若所可與矣然究所同心謀伐齊者不過欲釋其憤怒耳則亦何貴此同盟哉

此為來年晉衛伐齊及成二年鞌之戰起

秋公至自會

謀齊為釋憤計何事逾時遠出恥書至譏此會之可已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稱弟明其得弟道且稱字以著其賢見其尤異于他稱弟者然弟之所以稱賢者何由宣弒而非之也則宣不肖可知矣此春秋之深意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齊頃不謹于禮有可伐之罪故晉衛書爵以稱伐

然晉侯為釋憤故至與衛世子偕伐焉可以復伯乎是亦五十步之走而已矣

公伐杞

稱伐必加之罪也然是時公傾身于大國加兵于小邦可稱有名之師乎書公書伐蓋著其失也然自是征伐自大夫出無復書公矣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甚哉邾人之虐也僖十九年文公用鄫子于其會今定公又戕鄫子于其國滅人理而悖天常可復

以名爵與哉故貶而稱人然鄫之臣子始不能守護以致其戕終不聞告諸侯以誅其罪亦何縮懦之至此也

甲戌楚子旅卒

此楚君也本不足卒然宣公十年後春秋辭多予之而世稱楚莊與桓文等亦春秋一人哉

公孫歸父如晉

按左傳歸父此行爲欲去三家以張公室故然世家盤據日久可藉外勢一抉而能去哉斯其計亦左矣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宣公得國大略與桓公相類其在位之舉動則不逮桓遠甚矣然桓薨于齊而宣獲正終焉是其幸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據左傳壇帷復命云云似爲有禮然曷不復命于殯耶大臣事君以義進退以禮義禮所在不避斧鉞之誅可至笙而遂奔耶諸家據左傳壇帷云云與其善愚獨據經文遂奔二字著其罪若[illegible]家捐殯而忍於東門氏則其罪又不必言矣

[illegible]終

春秋疑問卷之八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即位之正者但不請命于王朝耳然相沿爲故事矣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周二月夏十二月也豳風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此日無冰大異其常故特書之

三月作丘甲

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即此意此古之制也成公乃始改制毎丘令出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轂牛馬步卒之賦悉加其四之一夫子惡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特書作以罪之

有國者宜務節用以足民而宣公初稅畝宜務修德以耀武而成公作丘甲蓋是時政在三家三家欲自殖而偶因國用之乏即議增稅三家欲自強而偶因軍賦之絀即議益甲即宣成不能爲主也

此又尚論者所宜知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此魯大夫也曷爲及晉侯盟季氏專國恨齊納歸父且聞將出楚師而又懼晉之見討也故令臧孫許往結此盟耳說春秋者首責成公不宜爲此不知是時諸侯之大夫多自結於伯國不特私結其君而先以賂結其大夫故君嘗見踈于伯國臣反挾伯國之援以脅制其君即伯國之君亦拱聽其大夫之言有不容不與其盟會者即是盟觀之而可識當時上下之情矣此宜合下文看唯先有此

赤棘之盟故來年始有鞌之戰也
當時魯成聽命于三家晉景聽命于郤克等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劉康公徼戎輕爲伐戎之舉
其取敗也可恨哉經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蓋存王
者之體以訓天下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頃以歸父故伐我北鄙非義也而曷以爵書蓋
目其人而貶之耳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當時齊衛同舉師遇于新築石稷等欲還深得易師左次之意孫良夫以私憤故必進與戰致敗師而辱國何深怨焉良民之一至此哉故春秋以良夫主是師而著其罪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張氏曰兵法爭恨　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令

晉爲盟主興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于郤克一怒之憤故春秋不以齊爲主見晉魯衛曹之大夫爲志乎是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貴也此一戰也但書晉魯曹衛大夫帥師若無君者然而魯又詳書季孫臧孫叔孫公孫辭繁而不殺夫子蓋傷當時征伐皆自大夫出而又重傷魯兵政之出於多門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國佐之至與屈完之來初不甚異然齊桓伸中國之大義屈完情屈而不敢校故書曰來盟于師盟

于召陵見義在中國而彼自服以求盟也郤克挾主盟之勢以逞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求多于齊及爲國佐理折而辭去乃悔追及之而與盟焉故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侯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與盟者在晉而非齊所欲也書法極有分曉

齊桓不戰而屈完自來晉郤克等戰勝而齊侯使來齊桓退三十里而受盟于召陵郤克等追及國佐而與盟于袁婁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據左傳厚塈用殉始自此人殊可痛恨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汶陽我故地也書取者因晉力而取之齊也唯因晉力而取之于齊故八年復因晉韓穿來言而歸之于齊可赧已

此與取濟西田同濟西本曾田爲曹所侵晉人命以歸魯汶陽亦魯田爲齊所侵晉人命以歸魯故春秋書取亦同

冬楚師鄭師侵衛

楚師何以加于衛鄭召之也鄭召夷楚與大衆以伐衛喪是授戈與敵而攻其親戚也各書師而列鄭楚下蓋深罪鄭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使臧孫往致賂爲質與夷楚之大夫會辱亦甚矣然又不獨會而已者歃血要神且與夷楚之大夫盟焉是尚忍言哉經於此書公會下書公及蓋即欲爲國諱不可得也致楚師由于盟晉盟晉由于季孫之忮忿故胡傳推究其罪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程子曰楚爲強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楚人嬰齊也稱人宜矣秦宋陳衛皆有國卿在而倒貶稱人者何與嬰齊齊夷是亦人而已矣所以人而不序而上書公及者蓋深痛魯君之與此盟不能爲國諱也

楚主盟中國莫盛於此而聖人有深懼焉故會書

嬰齊之名氏以著夷楚之强盟首貶稱人以存中
國之體
魯凡盟會皆主之大夫此何獨公主其事可恨可
恨
會不書公子嬰齊則疑於楚子貶稱人而不見望
國之君下夷於楚大夫盟不書楚人將恐天下後
世以荊楚之臣可以主中國之會盟而無惡而中
國諸侯之卿大夫又可以雲合景從以服屬於荊
楚之臣而無貶也故春秋於據事直書之中特示
抑揚予奪之意

項氏曰蜀之盟與棐林之師皆事之難言者也棐林之師難以趙盾將諸侯也故先書趙盾之出師而後書諸侯之會晉師蜀之盟難以嬰齊主盟中國也故先書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之微者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去年之役分明鄭導楚師陵轢中國宋魯衛曹不得已而與之盟耳茲四國會晉伐鄭名正言順故各書爵以稱伐雖敗不書盖伐鄭所以攘楚攘楚所以尊中國春秋之所嘉也

看到于蜀之盟不成世界曷勝忿懥之氣幸賴有

此舉耳

辛亥葬衛穆公

六月葬雖非禮然金革從戎伐鄭以攘楚是可恕

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伐鄭雖無功然因是可洒盟蜀之恥故書至爲榮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此宜看一新字新則未遷神主也故哭爲非禮

乙亥葬宋文公

於七月克襄見宋文之厚葬傳責其臣棄君於惡

而益其侈是矣此可爲萬世戒

夏公如晉

公立三年于兹矣不如京師而如晉拜汶陽之田是可罪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從楚致晉之討方奔命不暇也乃怒許不事已動大衆伐之是可惡已

公至自晉

僖取濟西田使公子遂如晉拜賜成取汶陽田躬朝拜賜故書至以志其𢾗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汶陽故吾土取則宜其心服矣而棘猶不服者必吾撫綏之未至耳不反其本而命將出師環邑以攻焉可謂義乎故備書以示譏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晉滅赤狄潞氏又滅甲氏及留吁可以已矣而餘黨入廧咎如又約衛興師必欲殄其類而後已是不仁之甚者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晉衛各遣使來聘禮也二卿承君命來聘亦禮也然諸侯有聘無盟二卿即各以尋盟告魯獨不可以非禮辭乎乃今日與晉卿盟明日與衛卿盟若弗克焉者其何以為國春秋兩志日兩書及蓋深罪魯也二卿之遂事抗禮似不足深責之矣敢問

高明

鄭伐許

鄭於晉楚不知擇從乃馮殄犯寡一歲之中再動干戈以伐許非狄而何故經稱國以伐而狄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始聘魯以去年春同謀伐鄭故或又謂聘共姬故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怨不廢親志其卒葬是禮也

杞伯來朝

左傳歸叔姬故然小國有朝新君禮此或以成公即位來朝未可知也觀六年邾子來朝則可見矣似不必因明年杞叔姬歸先爲此穿鑿之說也敢問高明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魯始與晉合連兵伐齊則宜與晉無貳矣後復受盟于楚或恐其見討也故再如晉以致殷勤自掩其所以渝盟之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公以盟蜀故不爲晉所禮乃不自反而欲從楚焉其可乎哉幸季文子之諫而止故書其至

冬城鄆

公有叛晉意先爲城備是大無討者也書譏之

鄭伯伐許

鄭襄伐許至再春秋嘗狄之矣悼復可冒喪從戎乎不書子而斥稱伯絕之于名教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傳三十一年杞伯姬爲子求婦僖公以次女叔姬與之歸爲桓公夫人至今四十四年矣今之大歸何爲哉蓋必其無子而自欲歸魯非杞伯之絕之也故春秋書其卒書其逆喪歸葬無貶辭然究竟叔姬之歸非禮也杞伯任其歸亦非禮也特後來

逆喪以歸爲合禮故今爲可略耳

仲孫蔑如宋

汪氏曰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逼於晉令遽興侵宋之師朝玉帛而暮干戈謹于邦交者固如是乎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逆女而僑如往饋之是謂非禮之禮

梁山崩

此與書沙鹿崩同皆志天下之大異見天下之治亂中國之合離皆自是而始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不書甃罪魯之不臣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此盟也服鄭外楚豈不足與但惜其已聞天王之

訃不乘此會共修奔喪送甃之禮耳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此至也至自奔喪則春秋一賢侯矣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此與定元年立煬宮同傳明

取鄣

鄣亦微國也未聞有過而曷爲取之即諱不書公而實不可揜矣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按左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今皆削不書特書衛孫良夫帥師侵宋蓋不與晉人率蠻夷以攻中夏且併罪孫良夫之承晉命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凡奉霸主之命或爲伯主而興師者皆書侵蓋

本非有怨但屈于不得已故無志于深入但淺侵其境也此極勘得透快下仲孫叔孫侵宋同

宋何以辭會辭之則不是但一辭而即加之兵主命承命者似爲太遽耳

夏六月邾子來朝

以成公即位故

公孫嬰齊如晉

初公有叛晉意或恐見疑故使往聘以致其殷勤耳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此勉承晉命耳然二卿專擅帥師殊非國體無怪征伐之自大夫出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稱師以伐其勢橫矣中國可無救乎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人擇地利而徙都故命行父往賀之

晉欒書帥師救鄭

此書救以著其善也雖然胡不二年欒書又帥師以伐鄭耶使晉能修德政以懷鄭使之不叛而又

助之守禦以保鄭使之不至于叛則爲盡善矣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牛曰一元大武何物鼷鼠能傷其口又能食其角哉斯誠小害大下賊上之異兆也

吳伐郯

按郯爲太皥之後昭十七年來朝夫子訪之以官名則其國有典刑可知矣吳以僭王之國伐之故舉號以示貶且今日伐郯他日入州來異日入郢皆兆于此特著其始

夏五月曹伯來朝

成公嗣位來朝

不郊猶三望

免牛即應不郊不望矣至此乃書不郊猶三望何殷勤望祭之不能已者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去冬嬰齊伐鄭矣以欒書之救不能逞故復加伐焉晉君自行會諸國共救之蓋深懲楚人之暴横也春秋深善是救且與其同盟

廬陵李氏曰晉景公之編書同盟者五唯此盟無譏焉則以二救之善矣欒武子之德在民其此也夫若非此二舉則盟蜀之後晉之伯業衰矣惜乎蟲牢不能謹于義于蒲不能謹于信是以馬陵雖善而竟不能復文襄之業也然彼善於此君子猶取之

公至自會

諸侯會而楚師退是會與有榮焉故書其至

吳入州來

入州來又不止伐剡焉爾矣故舉號書入以加貶之

吳楚之爭始此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林父專衛政定公惡而逐之是也然不思所以制其後卒使反衛復專政逐其君以邑叛乃知權臣之擅國未可以輕議也

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大抵外交強國以抗其君若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分明晉有二命故使韓穿來言蓋亦自知其不順

姑爲之緩頰耳魯何以竟從其請視晉卿一言重於三軍而不敢固拒亦太屈弱矣哉

晉欒書帥師侵蔡

晉盟馬陵來又得齊矣恨蔡不與故興師然非執言之伐也故但書曰侵

公孫嬰齊如莒

魯卿假聘以逆女者多矣春秋止書曰如不與其託公以遂私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春秋諸侯相聘必有事焉而非專爲聘也如此來

爲聘共姬故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華元先致請婚之意此媒氏之事也公孫壽則納幣之使也其禮是但公子公孫爲國君納幣非所以遠嫌耳書之冊而失自見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晉侯聽讒一朝殺二大夫故以國殺爲文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臣不往請命王使來賜命於心安哉書此特深罪魯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宣十年剡伯姬來歸不書卒此以後有逆喪事故書卒以錄其始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剡

吳伐剡晉不能救故不得已從之耳晉不自反責思所以招來乃使燮來聘約魯同齊邾共伐之此何爲者也魯季孫知剡之不得已宜恤而不宜伐也乃竟從晉之令亦何以自立哉春秋詳書其事所以交譏之也

衛人來媵

左傳謂同姓媵異姓則否不識同姓何以肯媵胡傳謂嫡夫人行則娣姪從二國來媵亦以娣姪從不知無娣姪及不備數者如何大抵媵非正娶必庶女與非敵者肯從之即娶在本國其國之娣姪或未必備數況他國之媵肯皆備娣姪之數以來從耶今衛人之來媵或一人或二人三人皆不可知而必曰二國來媵亦以娣姪從吾不信也且此衛晉之媵不足書也特以齊人非同姓亦來媵故先錄其始耳左傳同姓媵異姓則否語自分曉敢

問高明

書人非貶也以媵淺事耳

按左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然共姬歸宋在來年二月此來媵者必來會而後媵也而晉人之媵何以在季孫致女之後齊人之媵又何以在共姬已歸之後唯二國之來後而齊又以異姓來故春秋詳書之耳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逆喪以歸是正禮其失禮在順叔姬之來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

同盟春秋所予但蒲之盟其始也先疑諸侯之貳其終也不能保諸侯之不貳則非所予耳至是亦無取于同盟矣

公至自會

始本有貳志矣不得已而往故一會即旋

二月伯姬歸于宋

以其後之賢也故錄其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行父之致女過于禮晉人之來媵不及于事春秋

並志其失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居晉楚之閒莫知適從文宣以來晉楚交伐無已日令鄭就盟馬陵尋盟于蒲而楚復以重賂求勢莫能卻也晉故執其君伐其國耳然獨不能制楚之強使鄭有所恃而不貳乎不能制楚以服鄭而徒執其君伐其國戮其行成之使亦暴矣春秋書人書執書帥師書伐皆所以深罪晉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楚逞強大之威帥師伐莒乘潰入鄆其陵轢弱小之罪不可言矣莒當此時不設備不固本致潰而楚入庸足恤乎然馬陵于蒲之盟莒子皆在晉與諸侯視其難而不救又焉賴此盟主爲也愚謂此條宜如此看不宜專罪一莒敢問高明

秦人白狄伐晉

晉偏聽讒言殺其世臣主盟失信諸侯攜貳固有可伐之罪然秦可黨楚召白狄以伐之乎書人書伐所以深罪秦也

鄭人圍許

據左傳圍許之舉鄭人若曰不急其君使晉自歸我君是亦一計然臣子之所以救君者其道豈若是乎書鄭人圍許蓋深罪其用事之臣也

城中城

宜城不書書城中城必其不宜城者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執君伐鄭已甚矣可復使衛侵鄭乎衛侯從晉命侵鄭非也寵其弟命帥師以侵衛尤非也

齊年之子無知衛黑背之子剽皆篡國自立皆以

其君寵弟之太過也春秋書衛侯之弟黑背帥師

戒深哉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使五卜而從則郊矣甚哉其瀆禮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計不急君可歸君而竟立公子繻是宜致伐然晉執人之君使其國變亂後伐之而歸其君可謂義乎至生立太子州蒲為君以伐人之國抑又甚矣經備書諸侯以稱伐蓋獨就鄭論耳若晉君臣之罪固不待書而自見者

生立太子州蒲諸儒有辯然照丙午晉侯獳卒則左氏未爲無據不然即晉侯亦抱病矣何汲汲爲此會以伐鄭也

齊人來媵

異姓來媵非禮也書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公之如晉也弔耶塟耶塟則未宜往何急于行而受其侮也晉止公名送塟實待羅茷之返幸茷返驗魯無貳于楚耳驗貳則公不得還矣危矣哉

冬十月

不書葬晉景公爲國諱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原非以送葬止公疑公貳于楚待羅茷返楚以爲驗耳雖驗無貳然猶待公請盟而後歸是以至今三月也經書公至自晉即書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隨書夏季孫行父如晉嗟乎可憐哉魯成不能立之一至此哉

此書至是危之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公留于晉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于國使大夫來聘盟之無禮甚矣沙隨不見公其基于此乎此是晉之無禮處然要反看公何以致此由平日之不知自立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郤犨方歸行父遄往報聘其畏晉亦甚矣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僑如之聘豈得已哉迫于晉之辱故捐歸汶陽之忿以明非貳于楚耳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

王使復之盟而復奔是自絕于王朝者也故書出

奔然晉可以受其奔乎書此盖併以罪晉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據經文無楚無宋如何爲宋合晉楚之成諸儒辯

之極明但據晉楚爲成一事家氏說甚好詳載于

左

家氏曰晉楚爲成關係不細春秋略而不書豈無

意乎蓋春秋所以待夷狄者乃帝王御外之道猶

夏則禦之無王則伐之未有舉中國之大而求與裔夷爲盟好者也晉自靈成君昏闇而臣偷惰以通楚爲得計至是因俘因以通意遂交聘以爲成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恃其強大略無息肩之意後三年渝盟伐鄭無所恤也又其後宋向戌復持弭兵之說爲盟而長楚遂使中國諸侯北面於夷楚之庭申之會冠履倒置其禍端實兆于此瑣澤之會書法如此不與晉爲此會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據左傳狄間晉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晉人敗狄

于交剛夫狄嘗與秦人伐晉矣今又乘間侵陵若此是宜大創然論禦狄之道侵則宜驅之出境耳而直敗之于其地不無殃民之尤也故書人書敗以示貶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名爲乞師其實徵師也

三月公如京師

公本以從晉伐秦行過京師初未嘗一朝王也書如京師所以存君臣之大體耳

通春秋止此書如京師然却不以朝王行可恨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書晉乞師書公如京師分明為晉以行原無朝王意此書公自京師遂會晉侯云云若為繼事然者亦以存大體耳然合八國諸侯帥師王都之側以伐秦不一先請命而進反可稱臣節乎晉合諸侯之罪固不待貶而自見者

晉文實召天王而書狩河陽魯成實從晉伐秦而書如京師唯其無禮故正而訓之以禮

曹伯廬卒于師

是死于行者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

喪負芻弑太子自立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不以如京師至以伐秦至其命辭特嚴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人臣不惟義之爲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大國

不顧義之所在而欺壓小國使必從巳皆非也書

曰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而林父與晉之罪不待貶而見矣然衛侯不能以義自斷唯大國之爲聽能免後來遂弑之禍耶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公即位十四年國家無事何至今始娶耶卿逆宜異姓僑如貴戚之卿曷以別嫌也書之冊譏自見矣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連年伐許圍許此許之所由遷也曾不思許視我猶我之視晉楚而又加伐焉眞無人心者矣稱

師以伐罪鄭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去族以別嫌也見宣元年遂以夫人婦條下

文四年逆婦姜而不氏宣元年婦姜至而不氏愚皆以魯先失禮而齊不校也以是爲齊罪而先儒陳氏則曰不氏者別妾姑也是以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却亦說得好

此稱夫人婦姜氏與于文宣之世稱婦姜不氏者以嫡姑穆姜存故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塟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歸父既出不得後襄仲宜以嬰齊後之惜當時無知禮者不去嬰齊上一仲字耳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戚之會晉厲本討負芻也苟先執以會諸侯其誰不聳服哉今假他事召使既與盟而後執則使其後有辭矣故雖書爵書同盟以致與而實致其譏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執未有書爵者此書晉侯執謂執負芻得討賊之義而且歸京師得侯伯請命之禮也然獨恨先使與盟開釋姦之門故不以負芻名曹伯耳

晉文執衛侯歸京師晉厲執曹伯歸京師一也文稱人厲稱侯文以私怨討而厲以公罪討也

公至自會

如此條書至是與有榮者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晉楚爲成未幾也楚即背盟伐鄭故直斥以著貶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據左傳云云華元似未嘗至晉以魚石之止而歸

今詳書法華元分明出奔晉又自晉歸于宋然後

殺蕩山出魚石左傳恐未可盡信也且據魚石請

討蕩澤則自處無過之地矣既討之後何事魚石

復奔假石以與蕩氏同族慙而自出則是知恥之

人也後來何復入彭城爲叛乃知左傳之不足盡

信也請一以經文爲正敢問高明

華元出奔晉全是欲仗晉力救正公室此時晉必助之故歸宋而殺山魚石自懼出奔也廬陵李氏引公羊小註言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而誅山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奔楚也此一段勘得極明大勝於左傳蓋左氏不知大義凡遇事先尚浮誇故嘗失中間緊要關節也

一曰宋華元再曰宋華元卒宋賴有此華元也曰宋殺大夫山者言宋以華元歸能殺之也曰宋魚

石出奔楚言山又有此黨懼華元歸而出奔也統
重在華元上
山去族甚其罪也然稱國以殺而猶存其官者華
元司君臣之訓非一日矣待事至此而後殺不無
累也
魚石出奔全是懼罪而必奔于楚後來便應有入
彭城事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會而殊會雖似外吳然吳在鍾離列　諸大夫齊

集以往俛而聽命可驗中國之衰矣舉號以狄吳亦所以狄諸大夫也當時中國病楚甚故求與吳親而不知吳之又一楚也

許遷于葉

許之遷葉楚遷之以自近也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睨蠻夷以求安亦可傷矣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木性少陽着雨而成冰則少陽微甚而不能勝其陰之凝也故書以志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服中國五年矣中國不能庇又附楚而侵宋豈獨鄭罪哉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為伐鄭計

丙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侯欲合諸侯之師伐鄭鄭伯告于楚楚子往救晉遂不待諸侯師至而與戰幸獲一勝焉然逞威

非所以服叛幸勝不足以守邦故春秋于此特以
晉侯主是戰而靳其與之之辭
春秋所不予晉侯者謂不以德綏而欲以力勝也
此自責晉耳若當是時楚夷方張而中國弱甚似
不可無此戰者敢載汪氏說于左
汪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國勝楚者惟城濮
鄢陵而已自宋襄泓之戰楚覇衡行諸夏至城濮
而沮其志自荀林父邲之戰楚之陵駕尤甚盟齊
盟蜀諸侯之大夫從之者十有一國至鄢陵而挫
其鋒前此未有中國諸侯助楚以戰中國者惟鄢

陵之役鄭伯佐楚共以敵晉使無呂錡射月之勝則楚將倚鄭爲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耶所可惜者厲公始無制勝之大計不能堅忍持重從欒書固壘之謀以困楚終乏持勝之實德不能修政於内而徒務求逞於外是以三假王命以服鄭而鄭終不服聽讒譖之言而刀鋸日弊卒及於難迹其所爲去楚虔無幾耳由是論之鄢陵之戰固不可不勝而厲公無取勝之道所以不遂霸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子躬臨戰陣以罷卒致敗而歸咎于司馬側故

稱國以殺不去其官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晉厲乞師于諸侯不待至而與楚戰至是諸侯皆至會于沙隨乃過聽僑如之譖獨不見公然魯以內難而後至非其罪也故直書以著晉厲之失晉侯不見公則不得與會矣書曰公會者原公之意固欲會晉也其不見者晉之罪耳

公至自會

公以會晉伐鄭出不及戰故但書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纔書公至自會隨書公會尹子云云蓋晉假王命
伐鄭魯恐又後故即往會之耳而晉厲猶不見公
亦甚矣春秋復書公會云者蓋存國體也
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其書尹子者何初以王卿
士與伐也以王卿士與伐乃與齊國佐邾人序王
朝亦太辱矣哉晉厲亦太恣肆矣哉
汪氏曰前此未有以王臣與伐者厲公嗣霸以私
怨伐秦則挾劉康公成肅公以偕行以攜貳爭鄭
則要尹武公單襄公而屢往於是王臣奔走道塗
轍不及息而爲霸者之用矣春秋於伐秦不書劉

成者所以削其請王師而著因行朝王之慢也於伐鄭存書尹單所以彰其瀆王臣之失也夫茍伐秦書劉成則爲朝王請命而伐秦爲善矣伐鄭不書尹單則無挾王臣之罪而討貳抑楚不爲過矣聖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曹伯歸自京師

據左傳曹伯之執之歸操縱皆自晉厲然既歸于京師天王宜有處分今天王而一任晉厲之主張他尚何罪哉故書法一累天王而止耳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晉侯聽僑如之譖執季孫因嬰齊之請舍之苕丘

舍置也苕丘晉地安置苕丘未即放歸也春秋惡晉厲執舍季孫非當其罪故去爵而書人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僑如聞季孫舍苕丘必將釋與公偕歸也故懼而出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晉厲不見公乃使郤犫與行父盟分明是下比而故輕其上也此爲可惡不書釋季孫但書及晉郤犫盟自見其釋

公至自會

公會伐鄭如弗及晉厲竟不見公但執季孫釋季孫命郤犨與一盟耳然於魯實無罪也故書公至自會以存國體不書至自伐鄭者以晉初無乞師也

乙酉刺公子偃

穆姜指偃之言不過脅公使從已非眞有廢立之謀且偃初無今將之心也今僑如既出奔矣成公則宜修身齊家感化其母使無他行已耳怒其母竟殺其弟可乎書曰刺公子偃見先公之子之不

可刺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晉命也凡爲霸主而興師者或非其情侵之巳耳故據實而書侵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又假王命討鄭重以王之二卿士矣且從伐諸侯較前爲多胡不能服鄭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前此征伐未嘗出王官也去年王官出矣未嘗盟

卿士也今年卿士盟矣王官列諸首卿士書同盟

則夫子特筆以存體也

秋公至自會

公凡三會晉伐鄭矣唯此得與晉然晉初無乞師

也故但書至自會不書至自伐鄭

齊高咎出奔莒

此著齊亂也高咎身爲卿佐不能謀國正君以致

疑間之生也至于見逐可云無罪乎故以出奔書

九月辛丑用郊

記曰禮行于郊所以事上帝也郊可行不可用蓋

行則遵禮而莫踰用則唯我所操舍故行于正月者可遲至於九月耳夫子謹志月日下一用字極有意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因魯後鄭陵故沙隨以後伐鄭者再並不乞師於魯今柯陵既已見公復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晉三假王命伐鄭矣鄭卒不服似無可書者春秋屢書于冊辭繁而不殺何也當時楚勢甚張且挾鄭爲援睥睨中國若無人焉者不有晉厲假王靈

以薄伐不知其憑陵中國當何如者此雖伐鄭不服不猶愈縱彼肆行直入而莫之忌耶所恨者晉厲無德以服衆不能辽成攘楚之功耳然春秋但書晉之伐不書楚之救則其意未嘗不與晉也敢僭論以質高明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以晉來乞師故書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服

季孫之執非嬰齊莫釋也亦魯一大夫哉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三郤雖多怨未嘗負有大罪也晉厲聽譖譛之言一朝而尸三卿亦可駭矣哉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與以累上之辭

楚人滅舒庸

書人書滅正楚之罪也楚摧于鄢陵後其餘烈尚如此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道君爲惡罪應殺然恨書偃不能正其罪故

書法如此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王氏曰經不罪欒書中行偃而稱國以弑者以厲公之惡有以取之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知此然後知聖人之於天道

高氏曰宋督殺孔父而弑殤公春秋書及其大夫書偃殺胥童而弑厲公而書晉殺其大夫蓋孔父忠於殤公者也胥童嬖於厲公者也嬖臣導君爲不道亡其身以及其君故春秋兩治之以爲萬世戒

齊殺其大夫國佐

國佐當國不能制慶克之亂至于專殺不能無罪然齊侯婦言是聽使士華免以戈殺于內宮之朝其能服其心乎故經以國殺大夫爲文此爲齊崔慶專國之始事

公如晉

以悼公立故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楚鄭間晉之變伐宋取彭城與魚石守之以逼宋其惡甚矣故春秋斥書楚子鄭伯伐宋繼書宋魚

石復入于彭城蓋不與楚鄭取宋邑以居叛臣且
著魚石自入犯君其罪爲不可赦也

公至自晉

此以禮而往以禮而旋者

晉侯使士匄來聘

公方往朝晉遂答聘此可見晉悼之所以下諸侯
者矣宜其復霸

秋杞伯來朝

勞公且問晉故

八月邾子來朝

即位來見也

築鹿囿

成公朝晉歸見士匄來聘杞邾來朝即以爲安而將爲苑囿之樂也故書築以示譏

己丑公薨于路寢

廬陵李氏曰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鞌戰以後汶陽未歸之前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於晉嫌隙已生然方其事晉也東譬於齊南屈於楚丘甲作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矣及其得罪於晉也會盟而見止來聘

而及盟沙隨困苕丘執而辱於外僑如譏夫人失德而亂于內魯自隱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幸悼公之興國家無事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聲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綏內難不然魯蓋不可為矣李氏曰四卿得志于齊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于晉不能免沙隨苕丘之辱如京師似可求尊王之名而會盟于蜀莫掩背華之恥成公得不救失而不悟其非也斯言信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夏楚鄭伐宋取彭城與魚石今又加兵焉惡甚矣然終非義舉其氣不能揚也故經書人而書侵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悼公復興霸業而乞師以救宋循遵厲公故事耶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故宋公辭諸侯請其師圍彭城而先爲此盟此同盟之善者

丁未葬我君成公